



橘
牕
茶
話
上

15
1194
1

橘
牕
茶
話



15
1194
1

藏書田

芳洲先生橘窓茶話序

善言乎可矣。苟有言者必爭。爭者必有私有。私者必有門。有門而無爭氣。其言能教誨人者。與有幾。今之講道也。以建已之言。加諸有爭之人。一之鬼瑣已。則使然。豈惟儒士哉。士大夫之處世也。一舉類於是。古人有言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辨。知言哉。芳洲兩森先生。夙脩瀛洛之學。遂以儒術。莖仕於對馬。進至原

橘窓茶話序

解

芳洲先生
橘窓茶話序

任用人身居於醫。無閩南。以通異邦之志。壽
過八十。么麼尚多有敗事。蓋學之博。德之美。
於修飾之潤色之乎。何有。且其所履歷。聲明
文物。有足以徵箕聖之遺風。則游觀廣覽之
資。所以鑄成一大眼孔。即古指紳先生之所
不可企及其在斯已。而猶蠕而動。端而言。
雖瓌璋而連玆。無傷證。鼻今故。鞭捷內外。常
寬容於物。不壞人以自成。以彼參此。此則教

之所以傳而有益於人者也。退食之暇。與諸
子弟論著者。輒銜成卷。自命曰。摘牕茶話。其
言曰。天惟一道理。無二致。立教有異。自脩不
一。是可以槩一編之趣。搽也。釋與李莊尚且
視之。猶同胞。况乃其他乎。如此則公平。而無
爭氣者。可謂教之所存也已。又所以得能勝
其任。而無有敗事也。而今所傳書。謄寫轉謄。
世恨多善本。烏書肆某請余校閱之。鉛槧數

四功乎不可理變變了了胥易技係而後卒
業於乎茶話之成已四十年矣今乃與國字
雜著併上黎藁末路之雜未如之何如索善
本俟河之清故於於皆闕如詩云行百里
者半於九十其此之謂乎余應請贅卷首爾
天明六年夏五月朔浪華筱應道序



橘牕茶話卷上

對馬 芳洲雨森東伯陽甫著

浪華 筱應道安道 校

余平素揭示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自以爲一
生所得只有此一句頃閱丘瓊山學的有云此乃尹
侍講之語朱子以爲至要乃知原出於古人私心忻
喜如獲至寶吾十四五歲時讀學的丁過蓋久而忘
之誤認以爲出於自己也可見奧妙之言古人未嘗
不說耳

或曰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此意人人知之何得謂之

奧妙曰是是人人知之而人人未必知耳

宋王曾父敬重字紙明王華亦敬重字紙兩家各有

名子人以為敬重字紙之報王華有人種豈不知出

於何書凡字之書於紙上者謂之字紙我人所謂

簡為字兒又以書詩之紙亦為字兒

莊子所謂七十二鑽人莫知其義又以上學為象形

亦不曉其意余到對馬始見其法參之以五行之說

方知其故可謂奇矣相傳神后征韓留卜者十家於

此地云今僅存二家其人乃畎畝之家既無書籍口

口相傳其詳不可得而知焉南岳家所藏一冊出於

卜部兼魚庶得古法然不過四五張可惜矣兼魚官

為神祇太副不知何時人也雜篇外物七十

或問際不際曰莊子言一切所有本生於無際者有

也不際者無也這無現有謂之不際之際這有本無

謂之際之不際蓋聖賢之書只將善惡看則其理不

差老莊之書只將有無看則其意分明知北遊際之

際不際不際之

杓鑿二字出於莊子又楚辭方鑿而圓杓鑿曹太聲

穿孔也

曰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

其未嘗言莊子深得夫子罕言之意故曰其卓見過於惠子等豈不萬倍哉

又曰就此一段而觀之莊子可謂能知孔子者矣東

坡云於天下篇見之抑亦未矣

見得而善

曰莊子於天下篇列為五家實有意在焉墨翟禽滑釐之尚同宋鈞尹文之別宥彭蒙田駢慎到之緣不得已與已相類而實有不同故列叙其說而加之以斷詞至於老子則其所尊尚故以博大真人以贊之但言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則似乎尚有容心者恐開固執之源故別立一家附以已見為老子之

黑羽在孔孟並稱

斷詞也

養生主老聃死一章分明把老子貶剥深味此章之意似言我之所悅者比老子更高一等莊子之學本出於老子而所言云云者亦戲劇之意也

又曰莊子稱老子為博大真人者以其所言虛無與已相合故也然老子以常無有為宗以太一為主此猶有可指者存焉其言曰別有所聞而悅之則自成一家可知矣况光耀無有一章有我能無有矣而不能無無之說乎古今以老莊連言竟與孔孟並稱者不同

曰莊子之貶刺老子乃禪家之罵佛呵祖也

性一箇字孔孟既沒經漢歷唐千五百年未有識之者至宋濂洛君子相繼輩出然後披霧覩日可謂奇矣在佛經則元自分明所謂本如來藏者命也圓成自性者本然之性也緣起自性者氣質之性也妄想自性者人欲之私也以其異名儒釋皆莫之覺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者無形也無臭者無體也佛家謂之虛空道家謂之自然儒家謂之理曰然則三家同門乎曰立教有異自修不一五官四肢謂之形湊而名之謂之體

老聃者虛無之聖者也釋迦者慈悲之聖者也孔子者聖之聖者也三聖人之言形而上也不謀而同蓋天唯一道理無二致故也其言形而下也則差矣孔子後釋迦殆將四百年以孔子之智能知防風氏之骨肅慎氏之怒豈不知西方有佛者之教乎其所謂西方之強君子居之者直指佛也列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而未識其真也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未必以孔子並稱也天唯一道理無二致惟立教有異故自修不一釋子之法乾燥儒門之教滋潤彼以為與其滋潤也寧乾

燥此以爲與其乾燥也寧滋潤

或問儒釋之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釋老以爲教所謂第一義佛法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吾儒以爲教所謂第二義王法也

聖賢千言萬論無非存天理而遏人欲大藏一部止是修菩提而祛煩惱其他拳皆封皮帶紐耳

殺人不眨眼底漢一天霹靂令人竦動儒門却無這等語曰儒門如何說曰剛毅木訥近仁

老子云知與之爲取國之寶也善基者云基法亦如此

既有老子則有老子夏既有釋子則有釋子夏既有矣安得無既實矣安得空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即有即實今日之夏也

老子曰虛無釋子曰無一物聖人曰無聲無臭皆推本之言也非今日之夏矣

夫書不可以不讀所以師聖而友賢者於是乎得何可以廢焉人不以聖人爲師賢人爲友則平生如膠如漆者皆是庸夫俗子幾何而不染爲庸俗之人乎人生雖得百歲易過懵憧鶻突不明道理大則爲狗彘小則爲蟲蛆歐陽公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一

無所得草木禽獸同歸漸盡者豈非可慙之甚者哉
元亨利貞者始中終也始一中二終一天一周而地
居中此其象也以歲而言則春居始夏秋居中而冬
居終以性而言則仁居始禮義居中智居終以人而
言則少居始壯強居中而老居終即元亨利貞也以
一而夾二下者微而眇二者顯而明萬物莫不皆
然故聲之聞于耳者聲之中而始之與終不可得而
聞色之現于目者色之中而始之與終亦不可得而
視夫冬者屬陰然下陽生于十一月則冬亦陽而天
包其地之義也此理甚明無可疑者古人豈無斯言

乎但余固陋寡聞未嘗見其出於何書

仁義之中固有自然之利義與利元非二也然告人
以如此則利如此則不利莫不傾耳而聽若告之以
如此則義如此則不義莫不面有忤色君子不以面
有忤色而以義自嫌不以傾耳而聽而誘之以利
或問教曰程子曰主一謂之敬無適謂之一朱子曰
無適者不走作也唯此三言至矣盡矣昔者吾友嘗
以御馬爲喻曰啓控適宜緩急得中太急則闡扼矣
非深躡之者不能言此余亦曰敬者肆之及不肆謂
之敬整齊嚴肅者所以著其形也常惺惺法者所以

明其情也

天下之言道者發諸口而入之弟子之耳弟子得諸耳而又入之其弟子之耳口耳相傳而心無與焉何益故曰教之以言不如教之以身

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古語

凡讀書者視聖賢之言輒有喜悅恐怖自省自警之心者庶乎可以成君子之學矣若泛然而視之居然而誦之如聽越人之說越則雖或據案手卷終日唔咿竟於无成焉耳況據未必案手未必卷者乎

天下字何可盡識惟十三經所有未之識者儒家之

恥也

天下藝文太多讀書為最難以我國言語讀漢人之書其難百倍於漢人焉漢人且不喜讀何況日本人乎

學而至于擅名域內纔當齊國人百分之一不則自齊國人視之與夫不識一丁者相等爾

或問作詩作文可以謂儒家乎曰否講明經書可以謂儒家乎曰否然則若何曰詩文明經固儒者之要也然單單會詩或文叫做文學之士單單講明經書叫做口耳之學必也有道有德叫他治國自然治得

來叫平天下自然平得來纔叫做直正大儒其本在於正心修身
或謂道德之士當今無有曰何其誣世之甚也凡其持心端正操行堅固者皆有道有能之士也雖或不
及子思孟軻亦可以充其次焉何況天下之大八人衆之多安保其無出類拔萃者乎要之頓牟掇芥磁石引針使我真有尚德之心將必有同氣相感者矣君之於臣亦然
或問何以致道德之士曰子能好學則道德之士自至矣古人云請從隗始真有用之言也

學做詩學做賦以為成名之資者非由此而識字由此而明義由此而知聖賢之道此可謂善字學者矣齊國諸賢皆以明經為最而文學未之余今以字學為勸不幾於顛倒不知道者耶蓋東方言語異於齊國若不明字義則聖賢旨意深奧之所在焉得而知之是不得已也

乃字有二義一曰承上辭二曰難辭

不可為已之手為諸何不為盡

料想 寧可 不合 只聽 竟 更 却

還 了 着 呢 哩 呀 啞 呀 等類不

可放數猶國語之有帝二波必也個個明白方可成
語南京和尚曰劉某昨來講話下日竟不知所說是
何夏蓋劉某大狄鞮也講出語句無一字而非唐語
惟助語過語時或失度故唐人莫得而曉也不可以
不謹

曰詩中且字譯作麻阿還字譯作摩駝始高且大且
字別是一義

曰一箇與之字或善或能有異一箇世之年留字或
使或令有異

仕是仕官之仕居官食祿之謂夏者奉養之意夏君

夏父夏主夏兄長流言也韓文上張僕射書上司稱

為主亦曰夏本于左傳

見ミル視ミラフ觀ミル覽ミラス觀ミル瞻アフミ

瞰ウツク瞞ウツク瞧ウツク惟一味留字各異其義九字

皆然字學不以不講

開雲霧觀白日音書又如景星鳳凰之見先觀之為

快韓文觀字可知

徵文應需徵是徵發之徵需是需索之需並謙

詞與求字太差

索筆索器珠索字可知

一片心猶言一座山一口氣也片座口三字虛
一更猶言一件件即物也見于國語

歌曲名韻之義見于青藤山人路史乃建仁寺普光
菴藏本也

的底地三字同用但鄉音差耳故陳選小學音義云
底音的

糊塗音鶻突見于十八史畧宋記註鶻突或作鶻濁
見于焦氏筆乘文公家禮注有鶻突字

鶻突聲濁糊塗三言同意鶻突者晻昧不明也俗譯
津加字登依字摹擬遂失本義與三平二滿同一誤

矣
若為猶言如何唐詩中用之者多正德年李東郭見
日本人詩中有此二字如有疑誅余以為或是我國
人誤用耶後見通鑑宋明帝泰豫元年殺揚州刺史
江安侯王景文條下云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任
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夫有心
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矣
△古其字曾見一士對韓人筆話云△姓石名丈以
△字做僕我等字用可疑
曰如多少大小異同緩急遊俠傳扶踈類皆帶言也

論語而註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凡言僅者如脫身僅免老病僅保之類可併看

曰相逢相值且銜孟逢者人相逢也值者當其時也斯了水滸傳武松莫斯字本出于詩經非俗語也

詩墓門篇墓門有赫斧以斯之

病起者自起也起病者起人也病中起曰病起即自起也疾病發作亦曰

起病

拴門上拴ラ性理大全五十七玄北注據音拴字

彙據刷平聲木據開門閉門機也愚按拴元是據字蓋久留留或久和年奴幾之屬也从木以全與拴棟

之拴不同

賽顯去聲報也俗以為勝字之義見于訓蒙字會朝

祥人所撰

裛露掇其英註裛全衣香也全字字彙韻會並無明

義康熙字典云塵也聚也字彙訓裛為香襲衣則訓

為聚者蓋似近或曰康熙字典扮字下云拌也漢書

貨殖傳胃脯註以末椒薑扮之字彙云全扮同則以

拌字為訓亦得

影移行子蓋香撲使臣衣移是遷移之移非映照也

上句云春露枝應弱秋霜果定肥影移句從春枝上

來香撲句從秋果上來

王戎條下籍每適渾去云云孔明條下先王遂請亮
適詣同意

唐書鄭縈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更可知是謂歇後
詩也又有歇後語者貽厥孫謀為貽厥言孫謀友于
兄弟為友于言兄弟也此類甚多

刀筆吏刀筆明是二物三才圖會書為一物恐誤
詩周南注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姜里拘幽之日
而作歟太雅注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
郭之守歟此等豈字不可作常豈字看上有豈字下

必有歟字此一例也

轡者疆也詩云六轡如組是也俗為久津波誤然晉
時避石勒諱以勒為轡未必無據

人咸言雌雉無聲因致疑於三嗅而作詩飽有苦葉
篇曰有鷺雉鳴說者云鷺音杏雌雉聲由是觀之則

雌雉亦有鳴者歟

駱賓王檄文有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
上用張釋之傳語下句用論語一說杯作坏為是未
燒陶瓦也見于史記評林

秦坑儒生白起坑四十萬項羽坑二十萬九坑云者

迫之於聲也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唐突者挺觸也見于世說

封綿上山曰介山封山之封猶封門之封禁人不伐

山中草木曰封山封者加封也譯語多天耶麻史略

曰環綿上田封之號曰介山與左傳不同

傾國傾城傾字訓盡作舉國舉城解者有又有註作

傾覆國家之傾者矣詩瞻仰所謂哲夫成城哲婦傾

城分明作傾覆之傾解如高都護總馬行走過掣電

傾城知當作舉國解李太白清平調詞名花傾國兩

相歡又不可作傾覆字解然此則本於李延年也

庭階之庭俗言天井城壕之壕俗言海子廳前敷石

處俗言月臺阿房宮賦注有天井字解者強為臆說

可笑孫昉四休詩蓋公子荆居室苟完之意平滿者

建除之名二三求十分也說者以為醜女之狀

太誤也

主字有兩義一是主僕之主一是主客之主

詩載芟云侯疆侯以註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也

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間民轉移執度者若今時

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鄭氏曰間民謂無

業者轉移為人執度也由是觀之三代亦有間民之

無事業者傭力以供朝夕蓋理勢之必然者也
 稱呼有家兄而無舍兄蓋舍者家中之小房也
 日本所謂加須美當用霽字用烟字亦可如烟花烟
 波等類皆氤氳冥濛之狀也霞者保天利一名野氣
 非加須美也嘗觀朗詠集載田子浦赤人歌云云由
 是觀之當時之人亦知霞之為保天利不知從何時
 而誤用霞字耶
 刻是刻漏晝夜百刻又豕之足跡曰刻見于字書蓋
 邊俗所謂犬之布之多計者當是豕之布之多計京
 人解作藺之節別是一說

哩囉來囉哩來哩來囉來囉哩來還慮時敲鑼擊鼓
 所唱之詞曾在傳奇書內見之日本人所唱底哩耶
 多囉哩多囉哩來原出于唐也
 行宮又曰行廟日本所謂於多比也多比者旅也
 神靈行遊旅寓之所故曰於多比行遊者漢所謂遊
 衣冠也
 人心有所不明于歲除之夜靜聽人言以休咎謂
 之耳上亦謂之響上日本所謂津智宇羅也使人
 拍掌為上吉凶亦曰響上又是一支
 高瀬川當言角倉渠太坂新川當言瑞軒渠九自然

而成者曰川開鑿而通者曰渠

以血滿血見于五代史糞缸越樓越臭出于俚諺說

話到此遠通一致

腹枵曰辺津沙利余創字云驚殺哩俗語有兩句云

糞多只怪毛坑小肚驚翻嫌禪帶長

天下伎藝各有四等一曰偏多二曰功奢三曰上首

四曰冥盡君子之於道亦然

北胡罵中國人為漢中國人罵北胡為虜

唐山十三省南直隸北直隸或曰十五省

曰曾看一書云海島中惟日本為大然不當中國一

本省也未知果然乎否

宮刑者割去勢勢者辜九也非截男根也馬曰驢馬

朝鮮所送養於官廐比常馬稍大不能交驢音扇俗

名幾牟奴氣武麻

女子幽閉者囚之於深室也俗誤為鍼閉陰戶之義

陰戶可鍼而閉之耶

帖無字而不端莊故哉如懷素自叙帖米芾天馬賦

猶如手簡不可學者也

唐人親筆而後可否則為光悅矣光悅者京師人也

學十七帖至老不倦漆黑字紙滿箱盈匣有人問學

書者輒出而示之曰如此乃可以為光悅矣當時謂
 之光悅體人之求書者塞街填門今而視之與右軍
 毫不相似可見不知唐人筆法則雖有十七帖果無
 所用也有姓堀者喜一名手之筆得其手簡而學之
 鬚髮盡白竟無所成惜乎其不求法帖而學之也
 執筆非獨指也在腕在臂在肩在頭其本則心也嘗
 觀唐人寫字執筆光景與我人相反蓋心背則體乖
 字樣隨而有異自然之執也
 學書者問曰求唐筆而未得如之何而可曰學御家
 體稍有筆法可為他日學唐之地也國現有數體知

御體者別體皆可不學而能學別體者御體非可下
 筆即像可見御體之高矣
 善文善詩我人無望於為唐言語差故也至於能書
 者不過是一手藝耳而又有可望之理然舉也未嘗
 聞有其人者何耶
 後世死罪有二等曰斬身首分離曰絞全體而死又有一等凌
 遲處死即焉也
 凡有官者曰掛某官或曰掛乃掛印之義或曰掛搭
 之意寺規有掛單語掛字同義與掛列之掛不同凡
 書一張紙者曰單如食單貨單禮單寃單戲單是也

天下之夏是中必有非非中必有是無全是焉無全
非焉人之於人也先是彼之所是非彼之所非然後
徐而是我之所是非我之所非爭論庶乎息矣有爭
氣者遽非彼之所是而欲厭之是彼之所非而欲張
之終朝竟夕相壓相張歎歎然不能歸於一豈非惑
乎

我州杉村家藏管夫人迴文錦字蠅頭一軸去今將
五百年彤管妙跡尤為難得儼然幸藏於州臣之家
可不重賞而珍襲之手雪舟四時山水圖四幅皆其
在唐時所圖者二幅在長崎得之於唐舶二幅在朝

鮮鬻之於韓人之手今皆藏於官庫可謂珠還合浦
劍合平津奇矣

中書格者中書省詔勅并諸官府所用字體端正姜
立綱為第一其法畧見于內閣字府謝肇淛輩以為
中書字樣令人嘔噁以其拘於法也

顏筋柳骨顏真卿柳公權明人以顏真卿為惡札之祖見于
書文式

或曰寫字法執筆正用鋒尖起重行健收停五者備
方可以入唐矣
或曰以日本人運筆學名人石刻猶如鈍刀雕木僅

得其形去真也遠豈非徒勞乎然知者鮮矣
或曰運筆一如漢人而後石刻可得而學也執筆有
法點畫豎勾挑拂撇捺然後可唐矣不在字形也
或曰石刻不可學也必求漢人手筆勤而學之庶乎
得矣

或曰一畫收筆處須要看八分字方識得

或曰一畫收筆處墜落成疣不好總有四病一曰行

筆差右膊忌手仰伏亦不好二曰收筆差成疣三曰八分字不

識小尖四曰腋不開小者夾卵大者夾毬臂張為宜

夫法帖手簡並出於一人之筆而手簡不可學此乃



本人所知蓋法帖者循規蹈矩手簡隨手所成也古

今以右軍為式者豈非一頁十七

年少攻學者能如甯越之用力則十年工夫可以為

域內之雄矣蓋每日作詩一首每月做文三篇讀書

除四書五經外一日讀半卷積至十年當得詩三千

亦百首文三百六十篇書一千八百卷如是而學不

成緒者未之有也今年少者名為攻學而十年之內

能勾此數者千中難得一人然則虛過歲月實無一

年工夫與孟子所謂專心致志者殊矣夫工人之於

業也頃刻有所休歇則不能以養活家口是故寅而

作百而輟不少釋手疾病則強之豈故則避之如着

花請酒皆辭不赴彼攻學者若能如此則可謂真用

工夫矣說苑卷三建本篇曰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

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

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

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三歲學而周威

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不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

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

哉宜乎

宋伯姬女而不婦而劉向收之於列女左氏乃論理

之言劉向是激懦之意然左氏之言與其有也甯無

女婦二字浪作少女老婦

字看伯姬時年六十有餘

或問大學教惰曰教惰本非好字然此則不過是姑

且失敬姑且失嚴之意須要鬆鬆看此章就修身

先言居家豈蓋尊長之於卑幼也何嘗似接貴客亦

何嘗似對外人自有教惰之時此家庭之間必所不

免唯太過則辟矣曲禮云教不可長教字同意若解

在矜已慢物而已則何必待長子產見蔡侯不敬曰

惰教以為己心將得死乎另是一意

吾友陶山庄右衛門對馬州人也為郡奉行政有異

蹟常謂人曰聞人譽已則無益聞人謗已則有益可

謂不愧子產矣

吾友大町正淳京師人也看書不讀則已讀則自始

至終不遺一字以之未至一半而廢去相去何遠哉
長壽人唐話如大凡曰差不多難得曰虧得險危曰
干係不妨曰不打緊皆失本義不可不審
余不自揣分敢作擬賀征夷大將軍拜除詩一首曰
鳳綸朝下漢西京牽壁煌煌照武營旄戟露露驃騎
府金湯日繞霸家城八千來歲傳鴻業六十餘州歌
太平天顧慙懃寧有極渾由葵藿罄丹誠

韓子有尊王賤霸之說我人不知文義遂謂霸是可
諱之號最為可笑夫莫尊於天子其次曰公侯伯子
男皆有土地人民而傳世者也王室無人國步艱難

當斯之時有人焉脩道行義而有富強之國者天下
推之尊為盟王名之曰霸上以維持王室下以定集
衆庶下天子一等其尊豈有外乎此乃出于時勢之
自然而不得已者也三王以仁義五霸以詐力故韓
子有尊王賤霸之說其所賤者在詐力而在霸號
故桓文人稱之以霸而不却項羽以霸自稱而為貴
向使五霸以仁義自居則與文王之為西伯同揆而
不二惟見其德之盛何可賤之有乎由是觀之以霸
為可諱之號者可謂謬矣

惺羅先生以來稱東藩為柳營呼將軍為大樹名

實相稱可謂識字儒矣余二十歲時在東世人知讀
唐詩選爭以詞語宏麗爲貴動用丹鳳城青瑣闥等
語以爲東藩夏翰林宗匠亦莫之能禁蓋人之無知
有如此者俗人猶可恕以昂昂縫掖儒家自誇不知
犯春秋之義其獲罪於名教也大矣哀哉

洪崖和尚語余曰神代有四十七字載於先代舊事
記但錄以後世所用片字不知神代如何書寫起句
十字分明自一至十之名以下三十七字不可辨認
至護命輯爲以呂波仁保八土知利奴留遠空海磨
作和加與太礼云云合四十七字也

或問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曰賞罰者其猶言行乎夫
下之人莫不言也莫不行也然言而不中行而無善
非言行也今夫天下之從政者無華夷無大小端委
趨朝夙參而晚退無非賞罰之吏也然賞或失濫罰
或失潛何足以沮勸乎國之不治正在于此此之謂
無章章者明也輕重大小巨細踈密繁然如綺縠之
文整而不亂也此之謂有章古曰無賞罰則雖堯舜
不能治天下也又曰賞罰者政之鞭轡也有味哉其
言之也

朝鮮來聘稱通信使通信者傳通訊問也或爲通國

之通者誤通國字出於孟子

信聘時有問詩稱一音二音何義者學士無明答詩
小雅瓠葉篇有云有兔斯首傳云有兔斯首一兔也
猶數魚以尾也由是視之其義自明矣

天和年成學士云朝鮮只有平側入三聲上去混為
一聲故強作歌曲終之琅瑯韻亦問諸別人云朝鮮
固有四聲未知孰是我東人不識四聲忘為歌曲真
所謂小兒強你解夏也

行道二字韓人譯為味知於安留久如此方不失本
旨安得施於域內而共之乎言行之行韓人譯為行

實乃字言也施行之行譯為於古那布或為施行字
言也

之字韓人以為助語無譯

或問匆匆不暇草書曰草書之所以為難者以不失
其真也

教小孩兒須要先以片字無識者以為禁忌太不可
善誨以用筆則永字八法不勞自認矣只憾我東人
不知筆法耳

唐人云寫百字不如寫一太字此語儘好
小學有書札二字即寫字也或以為書簡者非

我東人欲學唐話除小說無下手處然小說還是筆頭話不如傳奇直截平話只恨淫言褻語不可把玩又且不免竟隔一重靴總不如親近唐人耳提面命之為切矣若以我東人為師則北轅適越不獨字音已也

通詞家咸曰唐音難習教之當以七八歲為始殊不知七八歲則晚矣非從襁褓中則莫之能也我東有單音而無合音單音何曰アイウエヲ是也碎音也合音者何曰アインウンエンランライウエオアッイッウッエッラッ是也全音也我東孩兒之於單音也聽慣聆熟於襁

褓不言之中二歲以上智慧漸開結而成語其勢然也今以不便之合音遽教唐話於七八歲時唯見其難耳然則為之如何曰二歲以上戲耍引鬪之際漸次教以合音使之吻軟舌滑有如天成以為五六歲上學話之地則庶幾易易耳

或曰學唐話須讀小說可乎曰可也然筆頭者文字口頭者說話依平家物語以成話人肯聽乎水戸淺香覺兵衛紀州高瀨喜朴二人俱通唐音覺則能讀而不會唐話喜則能講而不能讀書正孟子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者蓋用心與否之別也

岡島援之只有肉蒲團一本朝夕念誦不項刻歇他
一生唐話從一本肉蒲團中來酒泉彥太夫案上只
有一本蘇文選手不暫釋讀得熟爛後大有文名仕
水戶侯爲彰考館總裁可見讀書在精不在多老拙
自少貪多務得經史子集非不涉獵所讀小說亦不
下四五十部年將八十自視欲若真古人所謂非不
枵然大終無所用也請二位勿爲泛聽
或問吾子喜爲唐音如何曰用著一生力只學得箇
乾音耳

詩貴新奇然有意於新奇則不獨新奇不可得却失
風人之旨而詩不可得而詩矣杜甫所謂語不驚人
死不休未必有意於新奇天稟發越自有驚人之句
從肺腑中流出故云尔古人多記古詩才如李杜皆
云取材六朝未必斬新造語如杜詩伐木丁丁山更
幽自王籍鳥鳴山更幽轉換出來如王荆公一鳥不
鳴山更幽又自王籍詩中變化出來皆有自然之趣
令人吟誦不已何必如今人所爲古文者而後爲詩
太允尙尚自然者非獨詩也
曰汝曹讀唐詩選有未曾用過熟字必要自己用得
念念不忘文理自然富麗求險怪爲病豈非道在迹

乎
 作詩如做手簡兒一般畧言之有始中終三等細言
 之一二三四五六各有次序但據直書平平鋪將
 去謂之手簡借著風雲雪月山河草木來形容錯綜
 成章語言不多意思有餘又清雅又響亮謂之詩手
 簡如段正織得容易詩如錦繡最要織麗我人作詩
 非獨學力不到原來拙口鈍腮無此許多伎倆
 凡天下豈有其然豈其然者譬如人言某處風俗如
 此形勢如此物產如此一旦躬造而視之未必如其
 所言狀山之高則曰上干雲霄狀河之深則下徹三

泉豈皆干霄而徹泉乎唐虞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
 民比屋可誅亦就其多者而言之耳故孟子曰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必須深心察理方得
 漢設賢良方正孝廉等科以舉天下之士賢良者有
 德有才大而可以執政小而可以宣化方正者正色
 立朝可以為臺諫孝廉者行跡淳良能得州里之譽
 我東人不識字義或求之太深或求之太淺故不適
 於用蓋未之深思耳
 或問六藝或註為六經或註為禮樂射御書數有異
 耶曰一也言其豈曰禮樂射御書數言其書曰六經

禮樂屬文射御屬武書數通文武皆治人者之要務
七十二人身通六藝者不特讀其書連其夏併通之
尔論語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云游於藝書云周
公多材多藝無往而非一後世不求學於實而徒探
理於虛故書藝分爲二途讀其書者謂之學士習其
藝者謂之材人治之務於是乎缺非古學也
或問如射御書數古有其書耶曰何曾無書然大抵
口授身教簡便省力縱有書記豈必如後世之弄翰
舞墨疊床架屋之爲禮樂亦然
或問擇交曰不必擇也操守堅固則不必擇而自正

曰子之於父母臣之於君上猶僕妾之夏王故曰善
夏父母謂之孝善夏君上謂之忠夏者言爲其所使
也凡人只知夏君上而不知夏父母蓋臣之不肯所
使者即時罷職奪祿其勢不得不所使也父母則不
然故欲夏則夏之不欲夏則不夏是之謂恃愛然則
其夏君也爲利也非爲忠也
夫燕之營墨蠶之抽繭與夫蜘蛛之結網豕彘之置
兪非人所能惟人則能收而用之所以爲靈也君之
於臣也亦然衆職所爲明主不能惟君則知而舉之
任而用之所以爲明也善欲夏夏必自爲則非明君

也
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盡其分而已無侵瀆之患則
天下治矣
人有四等曰士農工商士以上勞心農以下勞力勞
心者在上勞力者在下勞心者心廣志大而慮遠農
以下勞力自保而已顛倒則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亂
矣
位一分高則心一分勞彼優游安佚者不知在位之
道也
在朝者有意於廢居則士而商賈也在坊者有喜於

弓馬則商賈而士也此之謂顛倒儒家而好立奇詭
之論僧家而致為華麗之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也
勤勤於小能者或必慢慢於大德拳拳乎大能者時
或簡簡乎小德子夏之言蓋有所為而發也可謂通
透人情然宋儒救弊之說亦不可廢也
明刑弼教國有常法此乃公於天下之所立故曰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亦曰天工人其代之蓋天意非人
為也彼愚懵不知者見其出於君上以為其自家之
和物可以隨意而更換之不亦謬乎季世之法固有
出於君上之好而非公於天下者私意也非法也未

有不亂者。松平伊豆侯曰：義氣不可無，偏私不可為，曰抑強扶弱，為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者，義俠之風也。雖非中道志士，取焉近世所謂俠士者，非撞禍則惹禍，不足取矣。或問法曰：據理審勢，可以經久，可以通行，而後法立焉，否則反矣。鄉人或有誹之者，曰：叟將近八十，讀書不倦，是不自知其學之竟不能成也。可謂愚矣。曰：活一日，讀一日，務欲上前，乃吾黨之志也。學之莫能成也，吾知之久矣。

曰：余素愛讀書，有如性命。少時孤身，子立乏於衣食，日夜奔忙，竟無佔畢之暇。常念祿於王侯之家，奉公餘暇，恣意讀書，何快如之。雖在寫遠邊僻之邦，亦所不辭。既而筮仕本州，衣食稍足，左圖右史，手不釋卷，宿願於是乎愜矣。又得往遊異邦，親覽風俗，一切書義禮節，固有忽然省悟者。此非別處人所能然。則埋沒遼落，終老海國，非不幸也。况於主恩隆重，闔家安堵者乎。

一日，誠諸生曰：老身叨據函丈之尊，動輒恣為責讓。

曰賢等不敏此非自敏老身而獨不敏賢等也老身
之於賢契一同不敏中輩行但讀書日久坐位較差
耳所謂聰敏者必至程朱韓蘇乃極然程朱韓蘇未
嘗不以不敏自嘆也等而上之聖人亦未嘗無不敏
之嘆也故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蓋義理無窮故
也賢等於不敏言莫自怒莫自沮而亦莫自滿也徂
徠教人以威氣此一術也然不知者激厲未至遽自
許與故不能如徂徠之精細此亦不可不思也一義
之上又有一義同是理也理於此而不理於彼曰夏
隨時不可偏執猶如碁法之變化不測此之謂義理

無究
或問學者何書當讀曰子欲為掌故文學耶四書五
經小學近思錄左國史漢通鑑李杜詩集韓蘇文集
其他蒙求書言故事夏類捷錄成語考平生把玩如
此足矣如朱明王李等家集讀也可不讀也可又從
而言曰不如不讀其意儻或以一足無毛為未足也
必欲以成真人耶只看論語便終身有餘廣求道德
君子惠心致志何必剪剪然惟古紙之是鑽乎
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乃程朱所謂究理之
夏學道之要除此別無他法而篤行為本其中博字

人或錯認至於篤字則泛然看過蓋博者非博雜之
謂也學者以專門為務不特漢代故後世設科能通
九經者謂之博學然此乃記誦之學若真學經書則
九經並皆熟讀詳味深得其趣為重不必章章句句
琅然背誦如琴子家亦有何妨哉其他如稗官小說
之書無暇及此有何不可彼其讀怪僻之書誇宏博
之名者非真學者也篤字爾雅固也疏云厚也物厚
者守固也禮記儒篤行而不倦註猶純也純壹之行
然則篤字有厚固純粹之意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
威學則不固非直為篤行之說然篤行之意彷彿可

知矣

所謂窮理者就綱常上窮之也看大學八條目自明
矣朱子言一草一木者併罕言者而為言也蓋說其
極功則不得不尔非謂責望學者使之捨急而趨緩
汲汲然求之也

孟子曰仁之實孝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
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云云朱子大學序文云其高
過於大學而無實此實字當將孟子所謂實字作解
非指方便言也記誦詞章指科舉之學而言也其所

以為無用者薛文清公讀書錄中言之諄諄矣或者
誤讀序文以為詩文非儒者竟想不到風雅列於
五經大儒程朱之輩作詩著文何曾斥為禁忌可謂
癡人說夢矣然非謂玩物喪志亦無不可也

聖人不言處變之術處變之術惟可與權者臨時自
知非所以預教人也故不得已而言之則道其常而
已矣瞽瞍殺人孟子所答明白然使瞽瞍果有此豈
舜與皋陶所處未必如此是亦道其常而已况周禮
有八議之說乎蓋有斯心而後其處變也必當所謂
斯心者何其臣不以天子枉法其君不以富貴易親

是也孟子又言焚廩浚井豈不言其豈有無唯言聖
人友愛之切至蓋亦大賢之語也

明儒以為宋儒迂腐故有假道學頭巾氣之說夫三
代以降經學經濟岐為兩途蓋專主理孝而不知處
變用權之道則或未免乎用舟於陸故一旦臨于經
濟則或有枘鑿之病焉然宋朝諸賢自甘迂腐卓為
一世之教主其旨深矣明儒之於學也動或雜用申
韓老莊之說駸駸乎將流於詭譎如此而已則聖
人之道不幾於熄乎故宋儒之學如迂如腐者實聖
人之意而明儒之以為不迂不腐者乃異端之說非

聖人意也。如薛文清公者粹然一出於正可謂賢矣。宋儒之學明人目之爲迂腐固。有似於迂腐者。蓋弗思之甚也。彼其迂腐。宋儒者使之見於孔子。亦必以迂腐目之矣。齊景公欲封孔子。晏嬰不可。季康子欲召孔子。其臣止之。叔孫武叔毀之於朝。皆以迂腐見之。而如子路者。以十哲之一人。直以爲有是哉。子之迂也。故余嘗言曰。明儒大抵可與言。異端不可與言。聖學

洙泗之後。唯閩洛之學可以垂於不朽。本末巨細靡不悉備。諸家紛紛之說。如陸象山之頓悟。陳同甫之克功。王陽明之良知。皆在其範圍之中。彼其務爲一偏之說者。卒然見之。非不竦動。究竟去聖人也遠矣。天下之至理。有奧而深。奇而妙者。能知行於一。一藝之上者。凡人亦可以與焉。如庖丁之刃。車扁之輪是也。若能施之於心身家國之間。唯聖人能之。以顏回之賢。猶不免乎一問之差。子貢以下知之。亦不能何況行之乎。故曰。賜也非汝所及也。蓋聖人之道。以彝倫爲重。故絕高至妙。而常人之所不能與者。罕而言之。而弟子以爲隱也。非隱也。言之無益。而有損也。至於釋老之徒。斲斲焉言之不已。以彝倫爲念。想

故也

夫至理之所在見識明而本心正則天下無可廢之學亦無可退之術兼容并包統會融通咸可以為正修治平之資今夫荒青斑猫殺人之物也醫官猶收之於藥笥彼其惡而斥之固是也然收而藏之亦未必非也或曰如子之所言似乎不置皂白於胸中者孟子曰能言而闢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韓子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孟之與韓猶未盡耶曰何為乎其然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然斯道也以孔孟為標程朱為準慎獨自省無愧於天地鬼神而後可得而行矣

豈容易也耶

天下有二曰才曰德尚德者似乎迂腐尚才者似乎聰敏

尚德者君子之敎也尚才者小人之漸也

張南軒就腿上起草立成吾聞直指月潭亦然張南軒

見于朱子語類

包拯為龍圖閣學士後為御史人呼閻羅包老唐寅字伯虎明朝才子下生流落僅得解元及弟故稱唐解元可考解元會元狀元是為三元及弟狀元一曰殿元又曰榜頭

曰陽貨家臣也而孔子往拜之時勢所然聖人亦有不免者但不失其正爾
漢高公言分我一杯者非不忍也不得已也而合張良隱諭項伯殺項羽肆暴之心謀也宋君臣屢遣所請之使者似孝非謀也乃所以促五囚之囚也
曰夫君子之在于世也各隨其所好伯夷好清者也柳下惠好和者也孔子則不然
許魯齊不喜僮僕之聰慧者一癖也然其人可知李斯焚書坑儒之說原出於荀卿讀荀子可知矣荀卿法於後王之說不及張釋之遠矣

魏徵學於文中子奏疏剴切可謂青出於藍矣古人豈有可學者有不可學者揣分察勢乃無錯亂之患張良者豪傑之士所以有借箸之籌也否則不幾於俗言所謂鴻飛驚急者乎

曰古人云心無二用豈有方圓並畫東西兩到之理哉多岐止羊慎之慎之

中央之言簡便四方之言絮叨

君國子民故曰君子

取法於上斯得其中取法於中安得不下古語欲求

生富貴須下死工夫常言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作上客耶前漢霍光傳

通鑿云魚遊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魚遊沸鼎本

于後漢書燕巢幕上本于左傳後漢虞翻傳

厲之人夜半生子惟恐其似己也與夫行步顧影者

何相去之遠也

凡人五行之合成心猶油鹽醬醋之和成味也

太史公曰言雖小可以諭大

楊誠齋云無妄好看韻書見于鶴林玉露

曰小目者以大目為無目小智者以大智為無智夫

燕螟之所視人莫得而見燕螟則以為人無目也智

之於人也亦然

曰拙者之於碁也惟見其盤之大巧者則不然譬如

鷓鴣之冲天扶搖九萬半歲一息惟尺鷃蜉蝣見其

久且遠而鷓鴣不自覺也人之於學也亦然

曰天下之吏皆有直捷之道彼未經練達者徒吏迂

濶曠日持久及至老邁方能開悟已不及矣可恨

曰柳宗元云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聖人飾乎樂其

始非聖人作也吾亦嘗言之矣雖然觀乎二東之俗

乃知樂之移風易俗果信而不謬矣

曰魯公云大小之獄必以情斷之曹劌曰可以下戰

柳宗元非之而呂祖謙辨之明矣哀矜尔

曰里革直矣僕人亦以為宜故其更而不拒僕人亦賢矣哉請將不如激將里革盖用之也

曰仲孫它之妾衣不過七升宗元也安知其不受命於父而為之遽疑其侈儉專乎已耶可謂粗矣

荀子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辨

或問夏曰無大無小同是一理

曰天下伎藝無大無小各分三等上等者竟是難得下等者比比皆是今之有名者大約中等也中等亦分三等得中之下者自誇以為能得中之中者自稱

當今第一彼其能脫下等固幸然去上等也遠矣意曰所謂聖人者即英雄之極也遇於可與有為之君則天下可運諸掌若下有英雄上非其人則不能也英雄而不遇其主悲哉

曰知其所及知其所不及庶乎無陵節之失而有自修之功也異端高妙之說固非衆人之所能與也故聖人不言非絕不言也罕而已矣

或問家曰內則父黨外則母黨至於無服遠宗舉皆在其內矣其父殺人執仇其子殆將行却程朱於異端不肯少

借意蓋如此

或曰悟道難一決于仰天大笑曰悟道乎悟道乎何難乎哉千典萬論一覽即知唯有未曾說出底話略費工夫這也瞞不得聰明人說出底話即是說不出底話說不出底話即是說出底話或問忠臣義士貞女烈婦莫非中行者十有八九古人勤勤撰述欲傳後世其故何也曰靈菌異芝不可以當菜蔬然珍襲重筍以為聖世之瑞者以其天地之正義也中不中何假比較孝子家產芝因何有此祥瑞曰一家和則一家之氣

正一國和則一國之氣正區內和則區內之氣正家國區內同在天地之中而有分別者何曰鄉各殊音家自異風造化之妙非人所能知也

凡吏在于老成練達焉耳矣

信手而著望而知其拙也

讀大學立入德之門讀論語孟觸類旁通曉天下之故讀中庸識透根柢知道之太原出於天只此四書勾矣

天下妙理不論巨細各有極到處字到王羲之極詩到盛唐極文章到韓蘇極學問到四書極演說到程

朱極吾知雖歷萬世莫之能變也但不知醫道當以何者為極辨駁紛綸有如聚訟至於明季雜以異端之說倥侗無據遂令病者無回春之望往往死於非命可嘆

或問制其死命曰其死其活命數長短我制而定之乃強主之夏也

曰若欲深知夏理必須要言語風俗識唐認韓然後无所窒滯非徒讀書而可得也如東者非无其具而未成者也故識理也不及人者多矣

專于主數者不得不精辨皂白毫分縷析以為人眾

趨避之地其他莫如衆流交合通融為心亦處世之一樂也長澤純嘗謂余曰子乃玩世肆志之士也可謂真中膏肓矣

將聖賢的言語看做教人的話滔滔皆是看做自教的語免角龜毛這箇病症儒釋總是一般譬如郎中們只知醫人不知自醫那不知自醫的醫人也不太好了

曰如億萬斯年以為頌禱之辭著於文字無所不可而以為實則非也比屋可封以為贊美之辭資於言語無所不可而為實則非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

書自斯道之不明也世之儒者或盡信而流于腐或不盡信而失于肆不獨此也悲夫曰何以救其病曰正心以明理

漢唐士大夫賤作宦官太甚以到南北衙互相傾軋有如水火國家隨而滅亡此乃不知不惡而嚴之道異于孔子之意矣惡者賤斥侮慢之也嚴者以規矩自律而已非怒詈威氣勢之謂也

或問巡檢是箇卑職已不得有事曰請功討賞索詐銀兩悉從變故中出故已不得有妄蓋已不得有妄者猶言恨不得挿翅言巴巴乎不得有妄也

宋末有一妄人依做杜詩捏造故妄托名曰蘇東坡註朱文公論之其詳見于夏文類聚別集至明楊升菴輩亦能為言今千家注十圈蘇曰者是也近觀成語考亦有以蘇注所載舉為一妄者其誤入也多矣謂之偽蘇注

曰陳同甫論莊子云天下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此書得矣然則程子以淫聲美色為喻不可乎曰明教以誘人不得不尔

老子之言未可非也釋子之言亦未可非也所以為異端者夏業差耳故程子曰即就迹上斷便了

老釋之於我道也立教有異自修不一余嘗言三聖
一致而未敢言三教一法也然為斯言也自知其為
洛闕之罪人也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無無也者釋老之說盡於此
矣

或問佛書難看曰予之於經也猶如坐轎而行于東
海道中平坦明白不覺艱險彼其台家之乾老舌華
宗之災枯梨一筆勾之故尔

曰佛者在世界內別開一世界命人曰快樂之國其
俗无君臣无父子无夫婦無士無農無工無商食則
米穀蔬菜不御葷肉不飲酒衣則壞帛髡其頭而方
其袍无衣食之需官室之制咸仰給於十方以看經
念佛為業以明心見性為志清淨默靜優游自逸以
其散處四方人不知其為一國也

橘牕茶話卷之上終

